

T 234 / 3157 (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7

CM 0 |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
17 | |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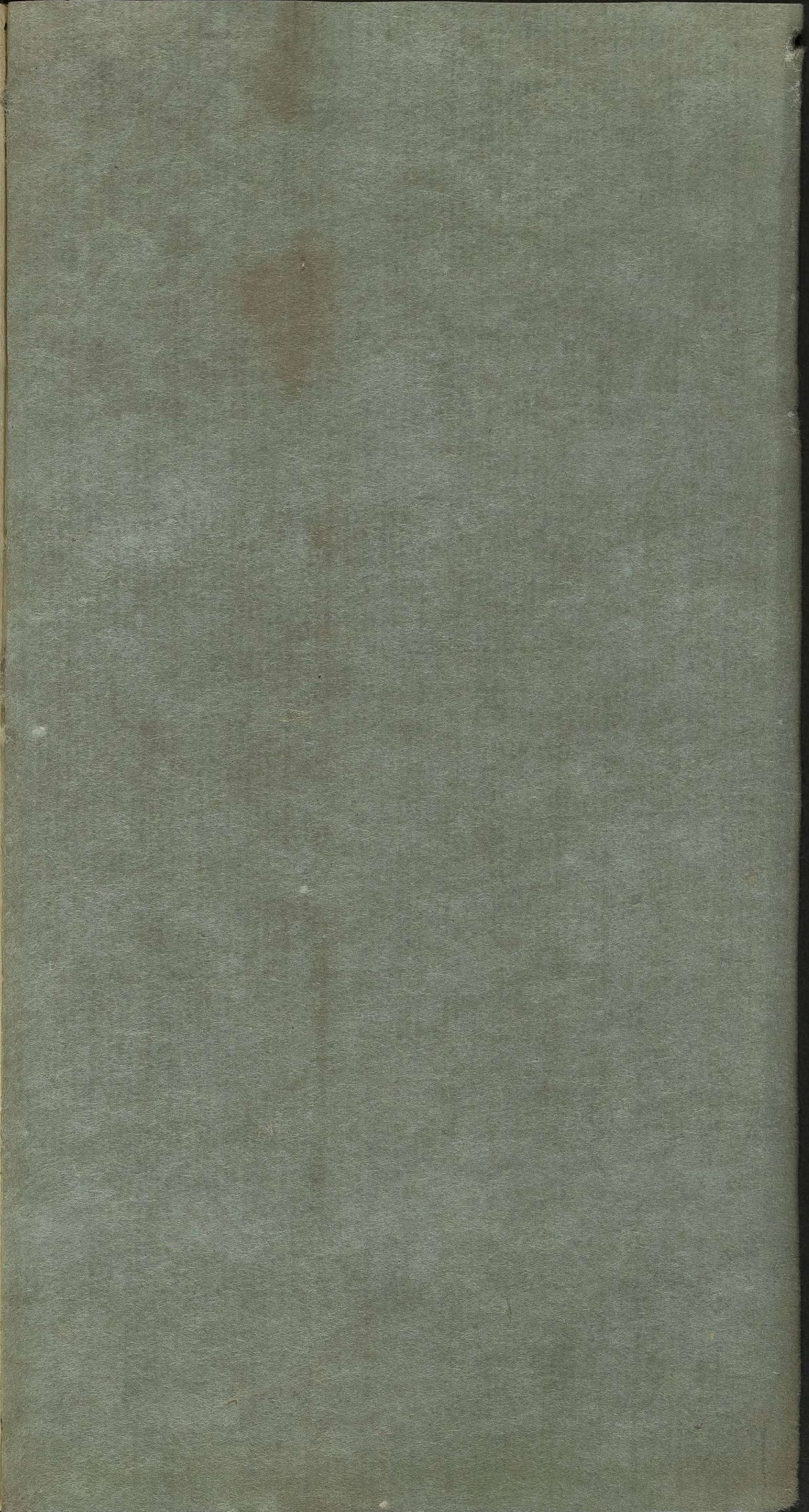
7

Faint, illegible text,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7

7

7



周易會通卷之七

井 ䷯ 坎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印

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猶井水在下而上行也故為井夫井養道也自古先王養民原有常法誰能易之即勢有推移時有變革而不可改者常在也故為治者誠能恪守成法縱其間制度不无損益而成憲不改則率舊无愆可入守而天下皆沾澤矣猶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然守法要在慎終若行之未幾旋復議改則功垂成而敗猶汔至未繙而羸瓶也凶

主養民說見守法之宜于治而當要其成也。傳曰井之体有常不遷。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改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也。井之德汲不竭。注不盈。无喪无得也。井之用往者來者皆得其養。井也。此井之道也。井以上出為用。幾至而不及上。猶无用也。此用井之道也。蘇子瞻曰。井未嘗有得喪。繙井之為功。羸瓶之為凶。在汲者耳。既无喪矣。又曰无得何也。蓋變法者皆圖其得而不知所喪實多。夫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故曰无喪无得。一說陸氏曰。井德之地也。事有變而理不遷。改邑不改井也。本體自如。无加无損。居安資深。應用不竭。无喪无得而往來井之矣。然敬又為聖學之始終也。苟操之弗固。至于幾成而敗。則執德不恒。

非汲井之无成功乎。

全录合旨

程獻可曰。井養不窮。用之有常也。此養民之政。王道

也。然王道根天德而流。二五剛中有常久之天德矣。是以功及于

物。施无不常也。彼羸瓶者不常。厥德而自失之耳。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迄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卦名井者。卦象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是得水之精。為

土之潤。以土之潤為木之華。猶井水在下。汲之上行也。故名井。

是井也。淺言之。汲取于源泉者。養在日用。推言之。汲取于聖政

者。養在樂利。蓋道濟之恩。人々被之。莫竟其原。世々飲之。莫涸

其流者。其殆君子養萬民而不窮者乎。然詞曰改邑不改井者。何也。二五剛而得中也。剛則德性堅定而能持中。則充養純粹而善守。所以成憲是遵也。然其要在敬勉而有常。汔至亦未繙井。功尚未成。正當兢兢持守者。于此而敗其瓶。則前功盡棄。所喪多矣。是以凶也。此法之當守而又不可不敬以底其成也。首節釋井之名。而因及其用。井養句在治道上講。更冠冕有在井上說者亦可。井是有源之水。凡无原者其用易窮。有源者其用无窮。一說巽木乃汲桶之衣。剛中主君臣言。蘇紫溪主學問說。井是有淵源學問。剛中是天德之剛。渾然在正學問淵源。居安則資深。往來井。正是左右逢源之妙。

子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夫井養萬物而不窮。君子養萬民而亦不窮焉。澤壅而不流。則窮。即流而必自己出。亦易窮。故既慰勞之。以君養民。又勸勉之。使民相養。如是而澤之周也。亦猶井養之无窮矣。

勞民者。制田里。教樹畜也。勸相者。有无相通。至相賑恤也。四字不平。勞之不已。又從勸之。要見愛人无已之心。容保无彊之治。六爻合旨。馮文所曰。道之成也。必成于出。故井以出為功也。初之无禽。泥蟠之象也。遯世不見。知之際也。二之射鮒。浮沉間里之際也。少有所見者也。三之井渫。潔其內而可食也。四之井甃。飾其

外而可汲也。所謂修身見于世而猶未用也。五之井冽寒泉則志高行潔用之上矣。而所食猶未廣也。至上六之井收勿幕則已推其美。辟利其有。博施而有常。井養之功為大哉。夫井之成。于德也。有遇世不悔之精神。則有萬物皆觀之氣象。君子之養天下亦在養其德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為泉。六則陰柔也。上出為功。初則居下也。德不足于己。功不加于民。此明主不負衆人共棄也。故為井泥而不可食。則為舊井。雖禽鳥不嚮而况人乎。初之无体无用甚矣。井泥即舊井。无禽甚言其不食耳。德不足用曰不食。為世所棄曰

无禽。胡雲峰曰。井以汲而日新。泥不可汲。是為舊井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泥不食者。以初六居下。是入品汚下也。故舊井无禽者。為時所舍而不用。又誰尤哉。

徐進齋曰。人品卑汚。不可強于為善。无用于世。為人所棄。觀此可自勉矣。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陽剛有泉而上。无正應。則汲引无人。下比初六。則彙沍无助。故雖經綸素具。聊足道腴自潤。而澤不及民也。取象于井。則為井旁穴出之水。僅能下注于鮒。取象于汲井。則如甕之敝而

二象不
一在泥
之上井
之下不
馬井而
及為谷
故僅
下注安
也

水漏于下也。欲井養不窮得乎。

時說二句俱作功不上行之象。愚見下比初六宜象井谷射鮒功

不上行宜象甕敝漏蓋九二本有泉者但因上无應與故下比功

六是恩僅施于仰流煦沫之人或問里鄉黨之輩也故象曰井谷

射鮒无與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谷射鮒非德不足則无應與之故也。此德不能自達以澤及

百姓也。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九三以陽居陽具濟時之畧者也。在下之上未居要津以故民

不被澤徒使輿論興嗟知已稱屈而已猶井渫不食每食人心

惻耳惻之者何以三本有可用之德惜乎不遇王明耳使此

明必將舉而用之君民並受其福矣豈終不食已哉乃今可用

不用如之何不使人惻也。

重可用二字胡氏曰行道之人為我而心惻此水可用汲而不

汲也末二句正設為此詞總見為我惻之意有以首二句為惻

之下二句為期之亦可從大抵君子不患時之不用而患德无可

用可用在我何憂王明不遇哉承養曰不曰明王而曰王明在

惟明者能知其才德汲而用之也故曰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而

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傳說岩野之胥靡蘇子瞻曰是井也

非敵漏之甕所能容矣。故擇其可用汲者。曰孰可用者哉。其惟王之明者乎。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不食。豈獨同儕悲之。雖行道之人。皆哀其窮矣。此未遇明王耳。苟遇求賢之明王。則身用道行。何君民不受福哉。

行者皆恻我。安得不恻。此以見人心之公也。敬承曰。求王明受福。決詞也。此井渫必汲之寔理也。受福受三之福。三井渫可食。所以為福也。井不渫。誰為恻者。王不明。誰為汲者。二則惜其无與。三則望其王明。遇信有時哉。

九四井甃无咎

四雖陰柔不泉而柔得其正。為能反身自治。不混于汚。象為井甃。不失為清修也。无咎。

程敬承曰。甃者甃而脩之也。井而甃矣。則舊井完而新矣。六四柔得其正。近承九五之君。巽水上水之始。能甃而治之。修而潔之。則无汚壞之咎。无汚濁不食之患。而將有汲引上出之功矣。井道有体有用。井甃所以立其体也。胡氏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二之谷也。渫與甃其皆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窮矣。

甃所
以
潔
泥
而
運
泉
也
不
必
入
力
不
及
物
意

立行可曰。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潔其汚。盖不渫則汚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此君子内外交修之道。

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甃无咎以其自修如脩井也所以无咎

井甃是就已成說脩井是原其工夫修有除去不潔不使晚已意

洪覺山曰四在水体矣而又有待于修何也四不患无水而

无井四井地也井修則水自冽而澤物之本自存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五有陽剛中正之德是人君淵泉之性純于豫養心源粹矣象

井之冽而可食也由是以天德為王道盡人而含膏飲醇矣不

猶寒泉之食乎

陽剛中正俱以德言有此德則井冽矣自在已言曰井冽自及

言曰寒泉寒即冽也潘雪松曰冽清潔也水清則潔而寒故曰

寒泉動于下者也九五之寒泉即九二之所出也三滌之四甃

之皆修德以待汲九五是明王在上井冽寒泉乃得汲而為人食

所謂並受其福者也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後

濁而温故言寒泉以表潔也胡氏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漏已

修井道全矣所謂井養不窮者正在此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之食者由有中正之德故井養從心源而出也

諸子相曰象獨提中正字謂陽剛為泉陽剛而又中正所以為泉

之寒。故食也。專以君德言。不可說位。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无吉

上六雖非陽剛。然當井道上出。坎口不掩之時。能普勞民。勤相之功。大井養不窮之惠。聽民取之而勿禁也。象為井收勿幕。此大善而吉之道也。可襲取能哉。必其實有惠民之心。而淵泉之德。靜深有本。故能時出不窮。如井收勿幕而元吉矣。使非有孚。則出之无本。施之易竭。何以得元吉哉。

劉濂曰。井道成矣。收者。收縮收瓶。汲之終也。勿幕者。坎口不掩。公其利也。有孚者。井中實有孚。有常而不變。源而不窮也。王大臣說。鄭孩如曰。上六以五為泉。五之寒。泉食者。上之勿幕。為

有孚在
勿幕者

也。大臣能導君利布下。承流宣化之象。坎体中實為孚。正也。君臣一体。五之孚。即上之孚。乃水之性也。葉爾華曰。主澤多為近習。有司所蔽。收而勿幕。即是元吉。王道本于誠意也。一毫不實。便與天下不相流貫。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在上。則恩澤與天地同流矣。非養道之大成乎。

曰大成。見非小補也。潘氏曰。井道貴上也。上則水出乎井。澤濟乎物。成井養不窮之功。故曰大成。胡雲峰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

見井之用在上不在下。上六陰柔非泉也。而有收之。象上也。初井泥為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由修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

則井之功愈大。邵國賢曰：井至于深，君子修己之極也。井道之小成也。井至于收，君子及物之極也。井道之大成也。

革 三三 離上 巽下

陸庸成曰：前為家人，睽由合而離，後為革，鼎由變而定。故四卦反對，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鼎俱有文明之義，故皆以離為上下。而兌巽迭處焉。離為火，遇澤則熄，出于木則焰。

革 三三 離上 兌下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卦象有物理人情之革，故名革。夫人情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一旦變革，人未遽信，必待已革之日，事久論。

後人心始孚，甚矣革之難也。然事有必革，即一時未信，何恤哉。要在革之當耳。必其于俗便，可推之皆準，而元亨又必元亨者，于理協，可垂為正常，而利貞。然後為人所信，而革之悔亡矣。

主變法說：已日乃孚，就是所革皆正者。若非正，雖已日亦不能孚。此元亨與他卦不同，言所革可通行也。悔亡即已日乃孚也。蘇氏曰：悔吝生乎動，悔者革之所不免也。特有以亡之耳。由革之盡善也。子產為政，民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其政既成，民歌之曰：子產其死，吾其嗣之。是其驗矣。承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

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何以名也。水上火下，勢各相勝而相息。中少二女，志各相戾
而不相得。物理人情，皆有革義。故為革。詞曰：已日乃孚，何也。
蓋人情駭于改觀，必已革而後人信之也。夫革何以得人信也。
卦德內離文明，既能照徹義理，外兌和說，又能不拂時勢。本文
明之德而行以說道，斟酌調停，自然大通而至正矣。以是而革
則所革皆當天心，當民望，其悔乃亡，此所以信也。極而言之
天地以成化，工者此革也。陰革乎陽，革乎陰，而後四時循環
焉。聖人以成世道者，此革也。湯革夏命，武革商命，而後天人順

應焉。則革之道，乃時之所趨，不得不革耳。時未至，天地溼人，至
能強革，時既至，天地聖人，不能不革。之時大矣哉。

有節，睽上火下澤，特性各異，趨耳。此則澤上火下，水決則火滅，火
燃則水竭，有相害之勢矣。故曰相息。睽二女同居，中上少下，特志
各異，歸耳。此則少上中下，倫序有乖，且成仇隙，則有相害之心矣。
故不曰不同行，而曰不相得，所以變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天
下事苟不至，于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輕言革乎。
二節重文明以說句，所以革而信之者，文明以說也。下面亨止革
而當悔亡，皆根此句來。故曰有湯武之德，而後可革桀紂也。命。
張氏曰：致其孚者在已日之前，驗其孚者在已日之後。

三節重時字。搃見天下事到大壞極弊時。不得不與更始。革非聖人意也。時也。時之所在。即大亨以正也。天地之變。運祚之移。不過一革而已。革不過一時而已。故提出時字。以贊其大。馮氏曰。時勢所至。即義理所在也。義理所在。即天地之心。天下人之心也。天地革而成時。聖人因時以革。而順天應人。惟其時耳。游讓溪曰。時之所極。不變則窮。道之既墜。不續則絕。此革之時。所以為大而天地聖人莫之違也。楊敬仲曰。湯武之變革。即天地之變革。變革而不與。天地相似。則失所謂變革之道。三才一體。動靜一體。人情事變一體。事變無窮。即四時之變通。是謂大易之道。是謂元亨利貞。元亨利貞。乾道也。上經惟隨具之。下經惟革具之。重革也。明

年以天耳。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水決則火滅。革之象也。君子以天道人事。關乎四時。乃變革之大者。于是制曆書以明之。推日月星辰之度。以考中氣節氣之分。步盈虛消息之數。以定二分二至之候。于以明夫四時。則在上者得以敬天勤民。在下者得以因時起事矣。治曆正所以明時。曆氣數之書。時即春夏秋冬也。由遲速以定推遷。由積分以考贏縮。有晦朔弦望之序。有分至啓閉之期。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氣朔不差。寒暑不忒。皆明時也。李西溪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歲者一歲之

也。曆于天而地。州以故。可也。

革曆元者无窮之革。

六爻合直。

金汝白曰。下三爻時未至者也。故初鞏用黄牛。二必

己日。三必三就。上三爻時已至者也。故四改命。五虎變。上豹變。革

面。初革之始。得已即已。不敢輕革。故曰不可有為。上革之終。革道

已成。則不復革。故曰居貞吉。紫溪曰。變革之事重矣。事出于急

遽。則先後易舛。權制于獨任。則謗難易。慮不顧後。則為鳥喙之

食。計不便民。則為治絲之棼。聖人蓋懼之也。是故明以審之。說以

順之。亨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鞏用黄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

則有孚改命。而不殫其勞。言必三。而不厭其詳。孚必己日。而不

求其速。至于圖。四周密之。後然後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

以觀其成。為聖人之慮。何其難。而令終何其久也。後世商治之

革。令行于棄灰。安石之革。利竭于手實。其始也。无己日之孚。而其

究也。為莫大之悔矣。

洪菴山曰。革有相息相生之義。其未革也。在上者不可忽于所易。

故其有孚也。由己。其已革也。在下者不可使之苦于所難。故其有

孚也。在人。己日乃革。言三就有孚。是不敢忽于所易。故先言革

而後言孚。有孚改命。未占有孚。是不苦于所難。故止言有孚。而不

言革。由革而改。由改而變。淺深難易。以次相及。而革之道成矣。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

初當革時。若可革矣。然居初既无權。无應。又无助。此一命小臣。

原初一
說不作
不當任
看謂法
未大獎
時猶有

不可輕議革也。惟中順自守而已。象革用黃牛之革。

革而不當非中也。革而以驟非順也。而新說謂黃牛指二也。黃牛

之革亦以變革言。非謂皮也。唐疑養曰革之君雖在五而二實

主革者。蓋六二文明之主。柔順中正。順其時之當革者也。初居事

始。方在下位。非可有為之人。又未當已日之孚。但固守以用二之

中順。不敢用剛而妄動也。取象離為牛。黃謂二也。離初炎上以

麗乎二故固守也。

象曰。革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革用黃牛。非畏事也。蓋時勢不在。不可以有為也。

革之時。人皆喜于有為。故以不可戒之。止其好動之念也。陸

曰。革之始不可輕動。故取牛之中順。革之終可與樂成。故取

豹之變。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中正文明。有革之德矣。上應九五。有革之權矣。可遽革乎。

未也。猶必從容詳審。至于已日。然後革之。以是往而革也。有更

化之吉。无紛更之咎。

已日與彖傳不同。言事議革矣。且姑停一日。再加詳審。蓋寧遲緩。

无急遽也。然詳審而未嘗不斷。故曰无。胡雲峰曰。卦曰已日乃

孚。爻曰已日乃革者。君之革不待已日。其所革已日而後孚耳。臣

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已日乃革之。取象曰離象離日方中。

卷七
十二

蓋未已也。故未可遽革。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惟已日革之，則思出萬全，推準動化，有嘉美之功也。要在慎所行耳。嘉字從已，日看出，行即允也。嘉即吉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是恃才過察，躁于革者也。以是而往，必有凶矣。雖事在當革而正，亦不免于危厲。蓋由躁動无以信于人也。然其時當革，所病者不審耳。若能不恃剛明而熟思審處，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人心見信而可革矣。

貞厲甚言其凶也。革至三而言就，未即變改，故曰言三就只是審。不必泥定三次，然後成就。或曰三就是詢謀僉同之意。

三者自初歷二以至于三也。

程猷可曰：二三皆征也。何吉凶異哉？審而後征，則吉。故允吉在已。

日之後，征而未審，則凶。故允凶在三就之前。革固貴審，不貴躁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詳審之極，亦可以止矣。又何往哉。

彥陵氏曰：革之弊，莫大于輕躁。聖人往以詳審致戒，然已詳審

而復遲疑不決，則緩以失機矣。曰行有嘉，曰又何之，皆勸其斷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四以陽居陰，承巽襲震，不无悔者。然由離而兌，時當革矣。剛柔

不偏又革之用。所革皆當其悔可亡。然天下有改革極當而君或以疑民或以駭未孚故也。又必以吾心之誠孚于上下。然後更改命令而百度維新矣。吉。

彥陵氏曰：此文先言悔亡而後言改命者，聖人慮當事者托言于悔而生規避也。夫人臣自信止也為國為民之心，此念既真上下自必見信，即改命亦何害，豈可避其悔而坐視不改乎。林氏曰：已日乃孚，之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在革前。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改命直改行其所議定者。虛齋曰：悔亡但不牽事体不拂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去之。而永收來日之功也。

氏曰：下三爻方欲革者，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則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至鼎則曰疑命革而後可改，而後可疑也。爻在離火兌澤之交，其夏令改為秋令之時乎。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故也。五積孚之素，故未占有孚。

一說本義又必有孚又必字反多一轉，四以陽剛居悅体原有懼誠諒于上下之意，悔亡有孚宜一直說言革而當則悔亡而人信之矣。改命而如是也吉，蓋改于革言三就之後不待別轉而後孚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此語在
半與
有孚同

下
全
會
通
卷
七
十
四

改命而吉。以四欲革之志。本在于利天下。故上下信之也。重志字。彥陵氏曰。志在幽獨之中。毫不可欺。此念果然。自信得過。則天地見諒。况一体者乎。曰信志欲四自來之心而已。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五為革主。當順天應人之時。陽剛中正。有自新之民之德。蓋天下之大人也。故革命而有天下。創制立法。煥然改觀。象虎變為天下信之。又奚俟占決乎。吉不假言矣。

此如湯武革命者。虎變如制度一新。宇宙改觀。不徒新位已也。吉是占決之占。非象占也。未占有孚。信在事先。非苟得而倖致也。潘雪松曰。變者革之成也。大人盛德所致。天人集命。動成變化。

自本義

占決而後天下信從哉。未占有孚。言其誠也。真誠素結。蓋有為之本矣。此所以為大人之革也。胡氏曰。占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乾龍革虎。大人一也。堯舜揖遜天下。見德故曰龍。湯武征伐有威。存焉故曰虎。鳥獸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毳而潤澤。是離夏革為兌秋。故以虎變為大人象。兌五與離二相應。是文明之氣自內而達外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轉移世道。如虎之變。則禮樂昭明。人文宣朗。其文炳然于天下矣。

文炳者。煥乎其有文章也。彥陵氏曰。湯武本征誅而得天下。聖人

不欲示人以隙。故諱武而言文。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凶居貞吉。

豹變根 虎變末

上六革道已成，重熙累洽之時也。故在君子則遷善敏德而光輝外見，如豹之變在小人亦畏威遠罪而革面從君。治至此復何為哉？故征則躁擾而凶，居則得正而吉。利于安靜而已。

上六從陽以革者也。九五移風易俗，作成而變化之。故豹變革面。

皆虎變文炳之為章于天下者，革道成矣。天下事未革，患不善革。

已革，患不善守。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上既已革，當靜正以自

居。彭山曰：三之征凶，未革戒其輕動也。上之征凶，既革戒其輕

動也。革道貴貞。彖詞大亨莫利于正，六二中順貞之則也。九三則

而厲終丈又勉之以居貞，居貞吉垂拱而天下治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豹變是鼓舞于文教，而道德積中。英華發外，小人革面是

前之頑梗已為順一，惟上所從也。

蔡氏曰：文炳之文昭于天下，禮樂風化之類也。文蔚之文止于一

身，言動威儀之類也。虎文踈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

或曰：風從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故取象別也。革

面時說皆謂不能革心。若心不革，何以有孚。順字即是孚也。項氏

曰：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蓋小人易向，遵王之道矣。

觀六爻，益知聖人慎革也。初戒革之早，二戒革之專，三戒革之躁。

既革仍 歸於 尤為典 革用黃 牛同上 不動 可 也

四戒革之疑。上戒革之過。惟五則无戒辭。以其為革之主。所謂大亨以正。革而當。順天應人。革之時者。惟五得之。

鼎三三離上下

鼎元吉亨

六爻有鼎之形。二象有鼎之用。故為鼎之重器也。人主而能奠鼎焉。革命之後。創立新制。法物以養天下。則治化大行。億萬載之業在此始創矣。元亨。

有以定鼎言者。有以保鼎言者。觀上卦以離火革兌金。而鑄物象。以成鼎體。則宜主定奠言。而木火為鼎之用。在人事則為經綸。以調變之耳。元亨。根調變來。但時說多從保鼎說。則元亨者謂保鼎。

于无虞。天命永凝。人心永戴也。

讓溪曰。彖辭曰。元亨者。二卦大有乾在內。健也。鼎巽在內。順也。離明之德同也。居上克明。而健順之資皆足以善治。故皆曰元亨。鼎曰凝命。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全彖合旨

鼎重器也。惟德可以主鼎。巽聰明柔得中。皆德也。而

柔與得中。又根巽聰明來。聰明又根巽來。蓋惟心思沉潛深入。平義理。然後能明目達聰。成其聰明之德。不然。心不細入。而理稍未徹。則人情世故有所不通。而耳目蔽矣。必不能溫柔也。君君位有

忝也。必不能虛懷也。賢臣誰為我輔也。安所得元亨哉。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何取哉卦體初陰下峙為足二三四陽中實為腹五陰對峙為耳上陽橫亘為鉉有鼎之象也卦象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有鼎之用也故名鼎然豈可以烹飪而小之哉夫聖人主鼎上凝天命有享帝之典下維人心有養賢之舉然享帝用犢養賢用彘食殮牢禮皆用鼎烹之而後可將其誠敬鼎之用大矣哉是鼎也惟有德者主之卦象下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是遜心觀理而耳目聰明之不蔽其德盛矣且卦變陰進居五是微柔之主居尊應天德之凝而鼎命維新也且卦體得中應剛是純心之主虛中下賢德之感而鼎祚有輔也以是德而主

所以能奠鼎之重蓋鼎之用而為享帝享賢之令主也是以元亨

首節見鼎之重而主器甚不易也享帝享賢不可平對惟有鼎者能享帝然享帝亦為主鼎設也此非重鼎重主鼎也蓋聖人所以凝承天命至重也器不可无輔惟養聖賢以佐重器則天命永而帝可常享其鼎固矣

二節通節重德舊說分德位輔三平者非又有重德輔而位邊不重以下二句與上句對者亦非柔進句重柔字上行不重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所受之

實位不正何以疑所受之命故洗滌以正其內端拱以正其外
无時无地而不正于以疑乎天命焉

正有端莊安重意位非徒君位有君道在疑有安固不搖意正位
所以疑命也巽順聰明得中以修其身者是正位之謂也

房玄齡曰鼎者神器至大至重象人君大宝之位天所命也鼎

三足而正立有三才定位之象陸庸成曰湯武革命湯以頌謔

疑之武以敵勝疑之故正位者正吾心之位也鄭氏曰革以改命

鼎以疑命即疑其改之者也蓋變革之後當端重以守之也知改

而不知疑則天下之亂滋矣取象正位象離為聽政之位疑

象巽為命

交合旨

項卿曰鼎之器難全鼎之用難妙在初有顛趾之患

二有實而我仇之疾三有雉膏而鼎耳革四任重大而憂覆餗惟

五黃耳能舉鼎之重至上之玉鉉始能全其器而盡其用故曰大

吉无不利嗚呼難矣此无他也不知器之重而正位疑命之意微

故難如此汝吉曰舉鼎在耳鼎之主也安鼎在足鼎所載

也陰卦貴陰當其虛有鼎之用矣抑初柔失用二比之為疾四應

之為履終賤陰也五柔得中三越之為耳革上舉之為鉉玉貴中

經綵曰鼎初滌濯二三四有實矣于是鉉舉耳以行荐之而

之用盡于此

楊止菴曰六爻皆以行為善鼎器本止而后能行苟不止而驟

行則亦未能行也。先儒曰：鼎貴靜也，亦貴正也。所謂天下大器，惟始之以靜正，而后動行，斯正也。

李西溪曰：全体一鼎，分上下体為二鼎。上体之鼎有兩耳而无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体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革。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四賴初為用，猶鼎賴趾為安，而陰不勝任，以致四之覆餗。然因其有負于四，而儆戒震動，以去陰柔之否惡象。如鼎雖顛趾而出否，未為不利也。此與得妾以其子者何異？天下之因敗為功，因禍得福者，大率若此。舊染之污，不足為累矣。何咎。

此爻與九四相形，顛趾出否，應四之象，得妾以其子，又顛趾出否。

之象見，因敗為功，不可以顛為不幸也。取妾為室于禮，顛矣，而因得子，顛而利也。讓溪曰：下之于上，甚无樂乎其苟從也。曰：出否者，所以正初志而勸徙義也。

胡氏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鮒；鼎初為否，二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取象在下趾象，應四趾而向上，顛象初。

陰妾象，巽下伏震子象。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而顛趾似悖臣道矣。而實未悖也。何也。失于始。自改于終。所以利出否者。正以舍舊圖新。從乎可貴之德。而不負所托。故未悖也。

未悖句且虛。從貴正是未悖。從貴者應四之象。取新者從貴之義。然只重取新。不重應四。舊不出新。何由納。傳曰。去故而納新。馮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易以陽為貴。陰為賤。

蘇子瞻曰。夫鼎聖人所以正位凝命。烹而熟之。至於可食而後已。苟有不善者在焉。則善與不善皆烹而並熟。而善者棄矣。故及其未有寔而顛之。以出其不善。猶為未悖。如待其有寔。則夫不善已汚之矣。夫顛趾而出否。盡去之道也。盡去之則患鼎無寔。聖人之

於人也。責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考其素。鼎以出否為利。而擇之太詳。求之太徧。天下無完人。故曰得妻以其子。无咎。從其子之為貴。則其出於妾者可忘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二剛中。經綸素豫。鼎有實之象也。二五正應。而密邇初陰。不幸為小人。迫求。是初乃我之仇。而為我之病者。二能剛中自守。小人自不能近焉。則德不虧。而用有餘。輔鼎凝命。皆由之矣。吉。葉氏曰。初陰方求。比暱。聖人直指以仇。則有疾。可使即乎。兩着我字。明二自為主也。不曰使之不我即。而被自不能即。所謂不惡而嚴欵。怨偶曰仇。不善之匹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有實則天人上下所同恃以為享者也宜慎其所之而愛吾

鼎也惟慎所之則雖我仇有疾自不能浼終无尤也慎所之恐其能即而陷我仇之疾也六五都舉鼎之柄二當慎所

之以從正應不可二也我仇有疾何能為我尤哉大抵有實德者

往自恃而忽意于小人故教之以慎耳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

三為鼎腹上承離体本有雉膏者也然舉鼎在耳行道在君而

三越五應上是舍可事之君從避世之士道无由行雖有膏澤

不得下于民也故為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之象固有悔矣

幸其得正非果于忘世者苟能以義自守則即此遇合悔下處

也且革者續塞者通而雉膏見食也終吉

鄧伯羔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以耳鼎耳革失其耳也失其

所以行之具也故曰行塞傳曰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

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兩方兩

將兩也言五與三方將上聰明而下巽終必相得故吉取象五

為鼎耳卦下巽上離三四乃變革之地故取革象離為雉此巽也

而稱離象見九二鼎中之實乃文明之腴六五文明之主所以資

者紀聞曰顛趾為四而顛也折足為初而折也耳革為上而革也

本貴行无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鼎耳革則不仕无義矣。

讓溪曰：鼎與井之九三皆陽剛得正居下之上，而五非正應在井則渫而不食，在鼎則行塞而雉膏不食，其剛之蘊不得施用同也。井曰王明，鼎曰方雨，其有俟之道同也。然井渫不食失在汲者，故曰求王明受福也。鼎之舉措在耳，鼎耳革失在越五者矣。故曰失其義也。方雨虧悔陰陽相求而和，是君臣之相求其道一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四以大臣任重，公餗賴以維也。宜求賢勝之，乃下應初陰委任匪人，至于敗乃公事。如鼎折足覆公餗，為罪无所逃，宜不免于

刑渥矣凶

初未有實，故顛趾則出否而利。四有鼎實，故折足則覆餗而凶。

蘇子瞻曰：鼎量極于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為溢地。四則溢而覆矣。顛可正也，覆不可復也。李鼎祚曰：餗，雉膏之屬也。烹以享帝，養聖賢，非造其私，故曰公餗。此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

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大臣任重，固以匡扶重器自許，今負托取敗于向者，自許之信竟如何也。

信如何，此聖人善感動人處。四只任用匪人，而周公以法論孔子

以理論四之罪真无逃矣

程敬承曰三之耳革雉膏无用失君臣之義四之足折公餗盡傾負生平之信夫信義之于人重矣失義與信則上負大烹下負吾鼎恥也罪也故聖人提此二字以喚醒人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是純德之主彌以賢相猶鼎黃耳而貫以金鉉也正位凝命不假言矣但利于任賢勿二始終无間而貞固焉耳

離中言黃昼中虛而對峙有耳之象金象九二之堅剛耳所以舉鼎者中色黃故曰黃耳鉉所以貫耳者陽有金故曰金鉉 程敬

承曰耳惟虛故能受耳黃故能納剛正以自舉也 利貞戒詞或者為陰柔設耳 取象利貞貫鉉將行必正乃无傾覆也 或云

鉉在耳上以舉鼎上九之象非二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五曰黃耳者言其虛已之誠出于由衷非矯飾襲取之所為也中即行中之中在任賢上見不可如時說以執中之中言中德至于充滿積實未發為實体已發為實用也 云云

一說唐疑菴曰五无實以其中下應九二之剛而行之以二之鼎

實為實故曰中以為實盖五之耳本為行實而設也 鄭氏曰耳

虛而鉉實鼎非鉉无以舉耳 非虛无以受鉉 之實耳之虛中

中說下

受之也。

上九鼎王鉉大吉无不利。

上佐五以出治。猶鉉貫耳以舉鼎也。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是大臣出治不吐不茹。正直與忠厚並行也。王鉉之象則猷為盡善。相道得矣。推準動化。相業偉矣。大吉无不利。

李西溪曰。王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王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矣。

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王。金剛而王和。五体柔故貴剛。上体剛故貴和。

離火而鉉居之。金畏火而王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王為貴也。

蘇子瞻曰。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于鼎盈而憂溢耳。炎而不可

舉。非王鉉不能。此鼎所以養聖賢也。鼎以上行為成功。故兼吉

利。所謂大烹舉而仁賢在位。馨香達而帝命用休也。

易述曰。井鼎用皆在五。成功皆在上。故井上元吉。鼎上大吉。皆以

養為利。

象曰。王鉉在上。剛柔節也。

居上而曰王鉉。何也。蓋剛而節之以柔。與王之溫而栗者一矣。

故象王鉉也。

爻言相業。象言相德。然雖言德亦在治理上見。葉氏曰。主鼎者柔

而中。輔鼎者剛而節。君相一德。可以奠鼎于不傾矣。

一說陸婁東曰。五耳也。虛以待鉉。柔以內剛。君之聖也。上鉉也。剛

以為質。柔以為用。臣之節也。君於臣惟恐其有所畏難而直不盡。

故曰金。臣於君。雖致其直而恭不替。故曰玉。

震 三三 震上 艮 三三 艮下

陸庸成曰：震起也。艮止也。文王卦位起于震而止于艮。然上下皆震。獨初爻為震之主。而義不及四者。動惟發于始也。上下皆艮。獨上爻為艮之主。而義不及三者。止必要于終也。動不于最下。則無力。止不于最上。則未至。故震陽最下者獨吉。艮陽最上者獨吉。

震 三三 震上 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一陽始生。有震動奮發之義。二體皆震。故名震。是長子主神器。而震動不寧也。危者使平。有事道焉。震亨。何如。蓋无事之時常。

不來句 謂與 不合 之木時 有者非

若震來而虩虩。極其恐懼。則足消未然之患。笑言啞啞。而安樂自如矣。雖有變故之大。如震驚百里。然心有定主。事有常度。不

至失其所主之重也。猶主祭者不喪其匕鬯焉。震之亨也。如此。震有二義。有變故之震。有人心之震。無之。朱子曰：言人常似那

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

個相連。做一串說下來。震驚二句。只是足笑言啞啞。一句。易述曰：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常自戒慎。恐懼而不能已。

象震之來而虩虩。然不安寧。此真陽之動。所謂帝出乎震也。震動而懈慢怠弛之氣。皆消。自然精神疑固。舉動安和。有笑言啞啞之

象。笑言啞啞。即在震來虩虩之內。是于震動中得寧定之精神也。

平時養得寧定臨事豈復震撼即震驚百里變莫大焉而能不喪
七鬯神明在念七鬯在執與奏格无言同也有主故也故曰震亨
七舉鼎實之器所以載牲而升于俎鬯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而
降神震為長子主器故有奉七鬯以祭之象

蘇紫溪曰主祭者誠敬于未祭之先則中常有主故不以震驚而
惧主治者憂勤于无事之時則中有定筭故不以外患而動也

全录合旨 全录只完震亨二字洪覺山曰虩非為福也動心
修身以求吾此心之天則耳則法也福之實也震驚百里不喪七
鬯皆所以為啞而有則者亨之道也

彖曰震亨震來虩恐致福也爻言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

而懼迹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而曰亨者蓋國家安危係人主一心能震動則必亨也震
來虩者蓋福生有基恐雖非福乃所以致福也爻言啞者

蓋恐懼之後觀變已精應酬自有法則故得從容安樂言笑自
如也又曰震驚百里言大變之卒臨遠近人心為之搖動

猶雷震而驚遠惧迹也人情當此易喪所守乃主器長子獨能
太然无失如不喪七鬯為則持重之德真足主持重器故出其

德以守宗廟社稷而神靈有所憑依可以為祭主矣此震則必
亨也

恐致福此猶未致福惟恐可以致福也此句最重以下後有則及

言亦可
梅天交

為祭主正是福。

震驚借雷以明至可畏者也。此節本後有則來一直說下。蓋惟其有則是以雖有意外之變而出吾疑定之神以當之。可以不喪七。九廟之靈賴以安妥而為祭主也。可為祭主是解不喪七。意原无脱。出是長子已繼世出而為君者。非許其將來也。玩一守字見宗社幾危可以出而奠安。易以乾為君象。震為太子象。成其為子則君矣。震之惧所以法乾之惕。震之動所以法乾之健。能動則健矣。長子將成其為君以主社稷之重可不惧乎。故曰國家之安危在長子。取象震固雷象。外卦為遠内卦為近。内外震是驚遠惧近象。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聲洊至震之象也。君子以变故之來皆入所召。故心存恐懼而修飾其身。思省其過乃以彌天變也。

此君子以震自治也。天威洊至聞者莫不恐懼而君子不徒恐懼必以修省繼之者所以盡畏天之實。无非為宗廟社稷圖安計也。

重修省邊。恐懼而不修省則變至而憂變已而休。即減膳徹樂亦文而已。何以回天心也。雷連聲曰洊。恐而又惧。修而又省。皆

存雷重震象。恐懼即中庸戒謹恐懼也。以心言修省以事言恐懼。所以修省也。有以恐懼修省俱以心言者。

淮海曰。君子一生功夫。只是恐懼修省四字。恐懼非違惑也。修省

君子無非
非非散
天非固
而始

在會通

卷二

二十九

下經會通 卷七
非矜持也。小心翼。昭事上帝。自此心之不放。曰恐懼。自此心之不違。曰修省。可謂奉天矣。

六爻合旨

蘇紫溪曰。震義有二。有震于事者。有震于心者。夷狄

患難之變。在事不在心。戰兢惕厲之實在心。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是故尸居龍見。淵默雷聲。君子虩。之震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君子啞。之樂也。此謂震而亨也。

汪都山曰。恐致福一句。是一卦主意。大要先事知戒。斯可免臨事之憂。臨事知慎。猶可免後事之失。卦之震來虩。初之後。爻言啞。與震不干其躬。于其鄰。皆震于先事而惧之。于始也。二之勿逐。待三之震行无青。五之无喪有事。皆震之已事而慎之。于終也。

四之震遂泥。不能先為之。恐不。後為之。防何以恐懼而致。而哉。然君子之震慎。非牀于禍福利害之謂。畏天而已矣。恐懼者畏之實心。修省者又回天之實事也。如是雖天有卒然之變。而吾存之有主。養之有定。必不失所主之重。真可守社稷宗廟以為祭主。祈天以永命矣。

項氏曰。初四爻乃震所以為震者。震動之震也。二三五上四陰爻。乃為陽所震者。震惧之震也。震六爻皆以震發端。除九四外。皆有善終之道。所謂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也。初九震來虩。後爻言啞。吉。

初九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是平時能虩。然恐懼修省也。始于

憂勤終于逸樂。笑語自若而吉矣。

此一爻足當全卦之義。故爻詞與彖同而以吉贊焉。增後字表初義也。初字最重。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解與彖傳同。但彼以君道言。此以君子言。須知初之致福慎于始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二乘初剛。是以柔弱而當強暴之憑陵。震之來而危厲也。勢之不敵。如彼何哉。為二籌之。惟有退避一策。可以圖存。但當棄其所有。遠遷以避其鋒。而勿與爭。則中正之德。可為善後之圖矣。

是始也。如喪貝而躋于九陵。勿逐。其終也。所喪者不求自獲。為

七日得。

此如太王避狄。迂岐而終能存周。沛公避羽。就漢中而卒以入關

者。初為震主。剛動上奮。銳莫能當。危可知矣。億是籌度也。係吝不

避。非也。避而不遠。非也。喪貝與不喪。七筮相反。九陵遠避象。程敬

承曰。升高遠避。是順而退。非迫而逐。此所謂善承震善處震者。其

喪也。乃所以為得也。勿逐。當連上為義。是緊關字。中正自守。正于

勿逐。處見得。七日得。自二至上。又自上而二。七數二中也。臨川曰。

有墮甌。勿頽之達。當有珠去。復還之喜。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勿逐當連上為義

震來厲。二惟乘剛。故厲也。豈德不足哉。

六三震蘇。震行无青。

六三居陽不正。是履災危而猶不知恐懼修省者。馴至變故愈迫。而精神意氣消沮渙散。為震蘇之象。是其青也。皆由平時不知警惕。以至此耳。若能震奮其行。而恐懼修省。為則危可使安。无復蘇之青矣。

人心正則壯。不正則蘇。三以不正遇震。故蘇也。蓋中无主。而不自振矣。斯時也。若无變計。遂為禍患所縛。四之震遂泥是也。有變計。始能處乎禍患。震行无青是也。行字重。即恐懼修省也。震而不行。亦徒震耳。人于震蘇之時。只振奮激發。有改圖之意。便

謂之行。便謂之无青。潘氏曰。此初九之餘威。而三受震之益也。

肯由内出。内自修省。故得无青。震蘇震驚之震也。震行震起之震也。二中正。勿逐而自得。三不中正。能行則无青。

覺山曰。凡震之來。其莫禦也。當避之如躋。其未及也。當自修如行。象曰震蘇。位不當也。

何以震蘇。哉。由其處位不當。行之不正也。所謂安危利災樂。所以亡者耳。

九四震遂泥。

震剛德之首。初以剛居剛。震之所以為震也。故震而亨矣。四亦震主。而失剛不正。陷于重陰之間。是溺于聲色利欲。不能自拔。

者也安能免于泥乎終沉淪而已

遂无反之意處危懼則莫能守欲震動則莫能行也震道古矣一

味沉溺到底矣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理乃失其剛而致遂泥豈復有光亨景

界乎

曰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汝吉曰震行則心光亨

如雷行并重陰而出

葉爾瞻曰三發當字猶需之貞四發光字猶需之光亨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五以陰柔當震時是才弱之君履國家之變往來皆厲人情至

此易退避矣五幸得中既不躁率以激變亦不委靡而失机以

此度之不惟宗社未至淪亡且可圖恢復而有事也

五在重震之中前震已往後震復來數經事變无時不危也與危

而行為震往來厲然雖往來皆厲而九四遂泥之威非若初剛上

奮而如二之喪貝五居位得中陰中有陽非二之純陰而乘初剛

者比故能无喪有事蓋六五處震之成以柔居中靜而有主動而

常定无所喪失也事即恐懼修省之事也惟有事雖厲而亦安也

善處者六五得之不言吉而言无喪得免于厲即吉也陸氏謂

萬：曰億无喪言萬、无失也

變事能即有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往來厲以陰處震才不足以濟變危與行會也此正宜勵事
之秋惟中德以善其事而修省之密且能易危為安矣豈特无
喪已哉

姚承菴曰震時以震動為中其事在中則必能震奮有為故曰大
无喪周公因五得中曰億无喪有事夫子恐人不急于所事而惟
覬其无喪故先舉其事申之言其事在中盡所以處震之道故大
无喪也

程敦承曰六二震來厲五往來皆厲五之危甚于二矣乃二則億
而喪五則億而无喪何也二乘剛而五在中也二能退而自守以
不妄遂為中故喪者自得五能震而有為以不妄動為中故危者
自平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於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

上六陰處震極无才而遇大變者也故當震來而志氣索索然
消沮瞻視矍矍然徬徨也以此而往中先自亂凶矣此惟不早
圖耳誠能警戒豫備于震未及躬而在鄰之時何懼此索索矍
矍之咎哉然終无應變之才從早防之亦不免意外之患如婚
媾有言况不防乎益信防宜豫也

震根索索來凡人驚震不寧則目之所視周章不定為視矍矍
卦凡四陰皆陽所震為隣然一三五皆與陽比有受比之義上六

獨居卦外。不比于陽。有遠離事物。以免于震之義。故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四于上。同侪有婚媾象。四震動而終連及之。勢必至者。不可不畏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震而索索。由其中心未得。无所主而亂也。此必平時以畏勝之。乃得耳。所以雖凶无咎者。言震方在鄰。乃鄰所戒也。及此畏之。則畏在事先。有備无患。故无咎也。

楊氏曰。天下之禍。莫大于其鄰。而于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也。畏鄰戒。非真有所謂鄰者。古人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皆畏鄰戒也。戒方在鄰。而我先畏之。則必不入于畏矣。此豫之

道勝也。

通卦凡二十一震字。義各不同。存雷震之震。以雷言。實指天變說。震驚百里之震。亦以雷言。實指事變說。震亨之震。本雷之象。言實有震動之義。卦辭震來及父。詞開首一震字。皆主變故言。而示人之當警。震行无咎。震不于其躬。二震字。則又主人之振動奮發。不言。蓋雷震之時。宜有此震。盡人事以承天變也。

艮
三三
艮上
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上下皆止。故名艮。在人則天理當然之極。衆動于此。歸根。猶一身惟背為止也。有能止于理而不迂。如艮其背焉。則心

動夫全
行其皆
輕
對不

與止一而止之外无心心之外无物由是静也。渾然天理宅中而一切耳目口鼻之欲不汨其真見理不見已也。何有其身乎。由是動也。純然一理運用一切聲色臭味之感了不關情見理不見人也。非行其庭不見其人乎。動静皆定内外两忘。反之人生之初毫无愧怍何咎。

此聖學得止之妙。良肯止于理而不迂不獲非无身獲天理所當獲而不為有我累也不見非无人見天理所當見而不為物交移也。蘇紫溪曰人之患在知有身夫身非離人以為身也知有我即知有物矣人非離身以為人也不能忘物即不能忘我矣一默胸中全是物我二字紛擾何以為止惟良其背則時有動静心无

動静獲所當獲即肝膽耳目皆非吾有獲而若无獲也見所真見即人情世故了不相關見而若无見也。程敬承曰良非離行為止。非絕人求静于行庭二字見得惟行庭而不見斯真无人見矣。故彖言止便言行。

陸庸成曰人之精神動于意而逐于物者皆緣所獲因所見以馳騖有心不能无我有我不能无人故聖人忌言心而曰良其背。寂然不動之本體也耳目口鼻四肢之發用皆在面惟背為不動故以背取象背雖不動而五臟皆係于背九竅百骸之滋潤皆為之輸是以无用為用者也知其所以止之則取象在背而得理在心不言心而背之即心可知也。聖人明以心作所而忌言心。活

物也。著認心不得。然誤認背亦不得。故以所代背。此以知背非背也。艮背非離身。但无獲身耳。亦非絕人。但无見心耳。故艮兼背以名卦。猶感去其心之謂也。取象无心之感。為感反身而立。為艮。一陽隆在上。背象也。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背則无欲。故曰艮背。孔穎達曰。人所見者在前面。背則无見之物也。惟无見則不與面相對。故不獲其身。既不獲其身。則相背矣。雖近亦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卦名艮者。止于理而不迁也。然止貫動靜。豈膠于寂哉。行乎其所以當行。即止乎其所以當止也。不外一時而已。時止則理與之俱止。為時行則理與之俱行。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動靜不失。其時為則无欲。欲靜之心。亦无惡動。惡靜之心。隨時現真。纖无障蔽。其道何光明乎。此艮止之妙也。詞曰。艮其背。何哉。盖此理隨時隨在。各有當然之所。即其所而止之也。于卦何取哉。六爻上下。陰陽敵應。而不相與。有止其所之義。是理欲不混淆。應乎感而无與乎感也。是以一理為主。萬累皆空。内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无咎也。此止所為内外動靜為之兩忘。一順其時而已矣。

全录要看得止字。與時字。道字。所字。合一。蓋時在。即止之道。在即止之所。與道與時與止俱是一樣。聖人恐人枯守此止而墮于寂滅。故以時止時行發止之義。時止非止。時止則止。方是止也。時行非以行為止。時行則行。方是止也。時字與二則字何等圓活。行止不以時猶然有行止心。了却不是止。行止在時不在我。此心原自巽然不動。方是真止。程敬承曰。良之義。非一于止而不行也。惟吾之真止不迂而已。真止之不迂。在我之起念不起。念不在行止也。惟行止以時而非以我。則因行因止。却无行无止。我曾不起念也。未虛中何意。必固我之為障。其道豈不光明。盧中菴曰。光明正是他止的景象。所謂湛然止水。瑩然朗鏡。空、洞、之意。

已... 時... 止... 之... 明... 非... 止... 之... 明...

只在內外兩忘。而此心澄然无事。上見得。若心寄于行止。則有所牽制。便不尤明矣。楊敬仲曰。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當其時。猶未為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為光明。而後為得易之道。良其止、字。即背字。下所字。謂所當止也。非方所之所。與時非二件。止之時。所在止。行之時。所在行。時止即止。其所矣。非謂時無定。而所有定也。有定即方所矣。上下作內外看。不相與。即從敵應看出。蓋止非與應相絕。但有應。即有與。應而曰敵。只是主乎理。而不牽于私。是以不見人已。而吾心光明之本体。依然不失耳。

洪竟山曰。良其背。何以曰良其止也。人身惟背无動。故无欲。无欲而止。是謂之止。其所是謂之上。下敵應不相與。凡八卦六爻皆敵。應獨于良言之者。蓋良之象。兩人相背而立。兩不相見。故无與也。初四不相與。故不獲其止之身。三上不相與。故不見其行之人。身止于內。不涉外境。事止于外。不入內境。內外兩不相與。各止其所。故无咎。要識得心學原無方無体。玩一時字可見。楊敬仲曰。止得其所者。无所也。无所也。本无所。本无所。今曰止其所者。止于无所也。无所則无止。无所之止。真止矣。此由妙于時也。

象曰。無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山相峙。各止其所。艮之象也。君子以人心之動。起于思。妄動起于越思。于是以之止。思焉。非不思也。思不出其位而已。終日思終日。未嘗思時行時止。而實无行无止。一不動之体也。亦如山之止耳。

聖人恐人以不思為止。故說一思字。以見心之官則思。但思不出位。即是止。体位是心位。止之所。不出位。即止其所。王氏曰。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鑑之照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為。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思心之用。无思則沉空。有思則逐物。无思而无不思。无思而无思。千聖之絕學也。

質卿曰。思自有本位。從本位而有思。則自然時止時行。而動靜不失。劉調甫曰。不出其位。以時為位也。是故能六位時乘。時行時

止。于无位之位也。其思亦何思何慮之思也。

六爻合旨

蘇紫溪曰。易之感言感也。艮言止也。咸非徇物止非

坐定。要之于理而已。感之以理。則常感也。而常定焉。止之以理。則

常寂也。而常通焉。故咸曰。以虛受人。艮曰。時行則行。此動靜合一

之妙也。无得于理。而徒以有心與之。故以逐物之心為感。斯有客

感之紛。以絕物之心為止。斯有坐忘之馳。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

也。去聖賢遠矣。合六爻觀之。咸。拇動也。咸。腓動也。咸。股動也。咸。輔

動也。何也。為其徇欲也。艮。趾靜也。艮。腓靜也。艮。輔靜也。艮。身靜也。

敦。艮。靜也。何也。為其徇理也。至若咸。其晦者。以定寂為高。艮。其限

著。以局曲為守。知靜而不知動。知當而不知變。較其守。若異逐。

拘。動之流。而心之有累。其去妄動。无幾矣。噫。知咸之未始不為。止

則日酬酢。日泛應。如天地之感。而未嘗勞。知艮之未始不為。咸。則

日忘我。日忘物。如太虛之澄。而未嘗廢。非達于動靜有无之間者。其孰識之。

陸庸成曰。卦以艮背言通。全体之樞。而會其極也。爻則各隨其所

處。以為艮是一體之止也。然人身為背不動。五官百體莫非動物。

爻各于其動處止之。故下五爻皆囿于一體。而未能盡止之道。独

上為成卦之主。于當止之地。而能止。為所謂止于至善。聖人以為

不形之可拘。故曰。敦。艮。吉。與。悔。亡。无咎。之詞。獨異。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六陰柔有貞靜之性。艮初正能止之日。故念慮初萌即能止于理。不動于欲。可无咎矣。此即貞也。但心學不徒知止于始。而貴安止于終。永守此貞。不以始終渝焉。乃為利也。

潘雪松曰。在下象趾。在足為行之始。以六之柔而靜。艮其趾而不行也。故无咎。當止之初。恐其不能不動于欲也。脚跟不定。全体皆差。艮止之義。從脚跟下用力者也。故以永貞為戒。唐虞疑菴曰。止之力在終。故于初而欲其永耳。玩一永字。直要于敦艮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正者心之本體。妄動則失矣。初能艮趾。則能止于方動。而本來之正。體未失也。

洪亮山曰。初居不正。一以為未失正也。下未可動。而六又以在初之心未動于欲。故可不失其正。永者不失之謂敦之始也。

六二艮其腓。不極其隨。其心不快。

二當腓處。而居中得正。是天性常定。止之波蕩而不搖者也。艮腓之象。然君子之心。必人已兼成而後為快。三位乎上。是二所隨也。三失所止。是二當極也。顧陰柔僅能自守。不能匡救于吾儒成物之分量。終有虧也。豈能快于心乎。

一說腓不能自止。隨止而止者也。艮主剛。故其隨在三。然在艮思艮。本不欲隨。但行止不得自由。隨不能極。豈能快然甚矣。得止之難也。以有隨也。隨則不止矣。然則欲快于心者。必識止无所止而

說與
三
文

後止得自由。豕動靜不失其時。由已故也。心不快。即非靜體。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不拯其隨豈二之過哉。三不肯退而聽乎。二二安能如之何也。二之病。于過柔。三之病。于過剛。二與三皆有心字。二不能拯乎。三故心不快。三不肯聽乎。二故厲薰心。一說咸之三曰執其隨。夫子曰志在隨人。此隨字宜以隨人言。蓋君子艮止之學。原以我御物。不以我隨物。六二艮腓則不能拯而反隨之以行。此心後。安能快然。象曰未退聽也。言未能退而聽命于心也。天君為主則百體從令矣。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人之一身趾腓身輔皆可止也。獨限為一身關鍵。要時屈時伸。不可止也。是事當變通時。行時止不可執泥者。而三以過剛止之。膠固而不知通。則于事勢物情大相乖睽。而困心衡慮無息得自安也。豈但如二之不快哉。象限一止而分列其夤。危厲至于薰心也。

此惡動求靜一味強制而反動其心者。告子之流也。三以一奇橫一卦之中。有限象。一陽間隔四陰。有列夤象。限分上下。夤列左右。各止其所。无相資相待之意。故薰心。乃六四象列夤。薰心事勢窮促。物情齟齬。伸不能縮。縮不能伸。窮而心躁也。時行時止。乃安心之法。玩初六正字。則時止以止為正。時行又以行為正。二艮腓

役于有動之心而不知止。三艮限倚于有靜之心而不知行。皆非正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人知厲薰心為列其蠱所致而不知艮其限即所以厲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四以靜止之性常靜止之時一身之視聽言動與時俱止焉。

則青人持其道光明何妄動之咎

唐疑菴曰三以限分上下為一。四艮其身則通上下為一身矣。

斗目手足渾身是止非有所之止矣。鄭孩如曰四當心處不曰

心而曰身者心无乎不在者也。有在則為血肉之心矣。趾也。腓也。

而心在焉。限也。背也。輔也。而心在焉。曰艮其身而後見心之六五

而後見心之不滯于一處此所以化形色而為天性也。程敬承

曰咸四艮四皆心位而皆不言心。蓋咸不可有感之心。艮不可有

止之心也。有咸之心則不能化。往來于一心矣。有止之心則不能

通上下為一身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艮其身豈枯寂哉。亦以衆動萃於厥躬而妄動亦起于厥躬。即

從躬處止之耳。所謂靜亦靜動亦靜也。

躬乃身之動于行者。疑菴曰。爻言身象言躬者。伸為身。屈為躬。

爻象之身與躬而言。則是屈伸兼用矣。

此見聖
佛氏

上自體
然使
化外
更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當輔處而以陰居陽似有失言之悔以其得中故心本安靜而言不妄發必中乎義理之次第悖出之悔亡矣

葉氏曰輔者言之所出在頰兩傍不待動之頰舌而先艮其輔止在言前非出口方思止也然有序為止非緘默之謂也序者

義理之適中也洪亮山曰慎其所止者惟言與行而已言有序則其行可知趾腓股者行意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何以艮其輔哉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五有中德故言不妄發必當理也大哉王言由于一哉王心也

艮輔非在言上用工當默而默心之時止為之也當言而言心之時行為之也

上九敦艮吉

上九陽剛則德性堅定止極則真積力久故動靜各止其所而始終不渝敦厚于止者也此德盛仁熟其道光明者乎吉

彥陵氏曰諸爻皆取象人身之一惟上九成艮之主且在艮終當得全艮故以艮字與之而獨許其吉艮身猶有矜持之迹在敦則

不依形而立矣渾身皆心化形合神是之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之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系詞之
善此交
備之

艮趾雖
行猶不
也艮
言
已不言

聖學度始易厚終難敦良則能以厚終矣故吉也
 終即止之極厚終操存完固若加厚然唐疑菴曰厚終正與初利
 永貞相應蓋末路易失故步難持惟上得止之終則通上下為一
 身合行止為一道書之欽厥止大學之止至善皆在是矣 白氏
 曰逐爻本動各強止之獨上九不由牽制而自敦厚不動以保其
 終也

漸 巽上 歸妹 兌下
 漸 巽上 歸妹 兌下

紀聞曰漸男方求女之事歸妹女將歸男之事以未成夫婦而名
 卦咸男女初合相與之情恒男女成配久處之道以既成夫婦而
 名卦

備成曰以巽之長女而艮以少男下之是漸有女歸之義所謂
 之子于歸也故其吉也惟其貞也以兌之少女而從震之長男是
 為歸妹女悅男而動所歸者妹也故有凶无利也不貞可知也

漸與歸妹俱由三四兩爻言之則漸本否卦因三四之交而否反
 為漸九居三六居四也故三欲其順相保而四順以巽也歸妹本
 太卦因三四不交而兌反為歸妹六居三九居四也故三須而四
 愆也

漸 巽上 艮下

漸女歸吉利貞

下止上巽未進而能止方進而不急故名漸夫六禮備而成婚

漸進莫如女歸為士者不聘不起不頤不應不傳贊不臣一如
 女之歸焉乃吉也此貞也所以敦廉恥持禮義也守此貞而勿
 苟且以赴功名乃利也

此重始進也漸即是貞照咸卦看仲虎曰咸取女漸女歸皆以貞
 艮為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
 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時說有以漸了又要貞主未進方
 進時看謂謹于進止又必審于出處也不如前說為長

全彖合旨

時說以其位節申利貞順巽節申漸進似不融洽又
 以得位進正兼君臣言亦非釋利貞之本旨

全彖宜重君子邊進得位節不必挽入君臣見君子正邦之功惟

進以正者收之所以進不可不正也况為君者德秉剛中正良
 道合之會可不以正進乎此所以止而巽而不窮于動耳止巽
 以正也動不窮正邦有功也則漸之吉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卦名漸之進也漸進莫如女歸君子如之則吉也何以曰利
 貞哉卦變進而得位往而建功立業必有功也所以然者何也

進以正也進正則可以正百官正萬民邦莫不正矣所謂得位
 有功也此所以利貞也又以卦體觀之九五以剛居中是為

君者其德剛而不過威而不猛以正而主正邦之治矣况臣可

不進以正手。惟卦德艮止而巽順是既恬靜无求而又紓徐不為乃能善其動而不窮于行道也。此所以進正而成正邦之化哉。利貞之義可見矣。

首節女歸吉釋漸進即包利貞意在內以下俱釋利貞也。二節下二句申上二句朱漢上曰位者待用之宅進而不得其位則无所施位過其才則力不勝進而得位往必有功進得位就是正但就爻位上正意未明故又發出正字以見得位之所以有功也。大抵君子之進正已而已。不正未有能正人者故正邦必進以正也。其位與進得位不同專指五也。剛中以君德言有謂居道以下賢為中主下賢說者。止而巽所以漸進也。上文止說漸進

未見所以漸處故又以卦德言重止字得位在斗正邦亦在此所為動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以漸而長漸之象也。君子以德必積累而後成俗必漸磨而後化于是以居之法畜德優游厭飫无欲速焉以善之法化俗涵育薰陶无督責焉皆体漸之義也。

要得漸意居與善即漸也。胡氏曰居德象艮之止不漸豈能遽止善俗象巽之入不漸豈能遽入。居德者居之以善。俗者善之以德。

潘雪松曰居謂存諸心也。賢德謂純美之德。居賢德有止而不迁之意化之入人風之動人必以其漸習而後安浸而自化。

非教令之所能也。居賢德以善俗漸之道也。居賢德君子自居修而不動。砥礪而不至精美。何以謂賢德。隆教化厚風俗。皆從君子之身來。非夙知而暮成者所能望也。

六爻合旨。楊止菴曰。漸以下止上巽為卦。而彖以女歸為辭。則女嫁之象。婚姻之道也。爻以鴻漸為辭。則士進之象。出處之道也。婚姻者夫婦之始。出處者君臣之始。而取于止巽之象。巽為進退。艮為止于進退之間。合而言之。巽順而知止者。乃其所以為漸也。然而女歸士進。皆以正為。故彖傳以正釋利貞。而象傳亦每以正言之。何者。漸不以正則改節犯義。凶咎隨之矣。九三是也。是乃漸之所由進也。

陸葵東曰。漸者進有次第不急遽也。彖言女。爻言鴻。蓋臣事君。女從夫。鴻從陽。皆以漸。其事相類。臣不二適。女不更嫁。鴻不再偶。俱以正。其道亦同。

楊止菴曰。六爻多言鴻象。則以出處言。下三爻艮為山。故初曰于。二曰盤。三曰陸。皆以山下水際。鴻之進而止者言之。上三爻巽為風。為木。故四曰木。五曰陸。上曰達。皆以木上風中。鴻之進而巽者言之。此皆言鴻之進也。然有漸而不急遽之義焉。初言于。進之始也。過此而盤。又過此而陸。又過此而木。又過此而陸。又極而達。此之謂次序不急遽也。仕進者如是。則能知止于進退之間。君臣之義明矣。象傳曰。止而巽。動不窮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初六始進无應是一新進之士名實未孚所處不得其安猶鴻之漸于干也吾甚為小子危矣危夫有詆毀之傷也然士固有躁進見摧者不免于咎初固進以漸也即有言亦何咎哉

漸進也
六爻皆

時說以抑于下察為厲而以厲與言平對分為二件非也有言即厲也即未得所安也然以艮止之初能不躁進于義无咎則厲且其之矣
洪亮山曰漸何以象鴻也鴻水鳥木落南翔水泮北出出則有時居則有序不與群鳥爭啄于稻梁而不知害是漸之也鴻始進于水涯近人多驚故厲驚則鳴故有言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提一義字見所遭不幸君子不必避也

六二鴻漸于盤飲食衎衎吉

六二中正有德矣應五遇君矣是以德隆而位尊功高而祿厚居之不危享之无愧如鴻漸于盤而飲食自適也將成正邦之功矣吉

盤象位之安衎衎象祿之適詞平而意連不對更佳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德足以享厚則為得之以道而非徒飽矣故衎衎而處之安也

程敬承曰君子之志原不在温飽二與五以中正之道相應而共

德足得
安飲
一句是

成正邦之功。可謂素飽乎哉。

○九三鴻漸于陸。夫元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九三過剛不中。无漸進之德。上无正應。无與進之人。則其進也。剛愎自用。人莫之與。无以安其位矣。如鴻漸于陸。則欲進。无以遂其進。外不能利其行。猶夫征不復也。內不能舒其懷。猶婦孕不育也。凶。何如哉。此過剛之為寇耳。必擇其過剛。歸于中正。則進不妄。而人亦應之。元者復。孕者育。乃為利矣。

禦寇妙解

夫征婦孕。皆進也。不復不育。不遂其進也。禦寇示以自反也。乃反其過剛耳。劉濂曰。夫元不復者。少男无應而上比于四。務進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婦孕不育者。長女无應而下比于三。失守而

秘。故孕則不敢育。程敬承曰。三為艮主。自應能止。然以過剛之資。當漸進之時。聖人

懼其進而犯難也。故有勸戒之詞。烏元孕皆凶。言不可進也。利在禦寇。言可止也。大全曰。鴻不亂群。止則相保。固知剛進為逆。止為順。禦寇者。止道也。亦順道也。利禦寇時。說言過剛之道。无適而可。惟利于禦寇。不利于漸進也。

○象曰。夫元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夫元不復者。剛愎自用。違衆獨立。與群類乖離也。婦孕不育者。有剛无柔。陰陽失和。失生育之道也。利用禦寇者。能禦其過剛。

上言如
人言如
兼請其
八已言
大屬已
也

則順止巽之道。故群類相保其進，不終鴻漸于陸矣。
道止巽之道。葉爾瞻曰：漸時士君子類從漸進之道，三獨過剛不
中，是違衆類而獨行，失其進之道也。故難進耳。豈非偏于剛者為
心寇乎？利用禁止之，則剛歸于中，乃為順德，而與群類相保守其
漸進之道，亦可以遂其進矣。
胡氏曰：卦詞女歸吉，以三四兩爻也。爻詞夫婦凶，亦以三四兩爻
也。卦以兩体論，巽女歸艮之象，爻以應否論，當相應之位者為正，
不當相應之位者為邪。四女无歸，三男之女也。特相比而相得為
私情之合耳。此卦但言女歸不言取女，不得與咸例論。謹始之意，
可見于言外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六四乘剛，是大臣進居高位，不幸在剛暴小人之上，而見通不
安，難免咎也。幸其順巽善處，彼雖暴，不得加矣。猶鴻漸于木，或
得其桷，而因以稍安也。何咎哉？

仲虎曰：巽為木，處艮山之上，九三之前，三以一陽昼衡于下，有桷
之象。鴻漸于此，則愈高矣。鴻趾連不能握木，雖高非所安也。得
平桷而處之，則亦安矣。象大臣遇強暴而能自全者，或者幸得之
詞。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或得其桷，以四性順而体巽，能順于陽，而巽以處之，所以進而

得安也。

順是待人和易。巽是防患周密。二字不可平。楊氏曰：順巽則不貪進，不忤物，故處高危而得平安之道。程敬承曰：進之道不可任剛，三比四而過剛，不利于進，惟順而止，可以相保。四乘三而遇剛，亦不安于進，惟順以巽，可以免咎。彖曰：止而巽，動不窮。觀此二爻，可見矣。

一爻看
四一止
巽妙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居尊，鴻漸于陵之象。然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婦以生育也。二正應在下，乃為三四之說，間所隔。君臣垂睽，治功罔成，猶婦之三歲不孕也。然邪終不能勝正，上下交而德業成，吉。

中
九
接
意

婦不遇其夫，則无孕。比臣不遇君，二乃五之婦也。二欲歸，五三近止之，歷四而五有三歲不孕之象。胡雲峰曰：三以四為婦，非正也。婦雖孕而不敢育，女歸不以漸也，故凶。五以二為婦，正也。婦雖不孕而三四不能勝女，歸以漸也，故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得賢弘化，人主深願。特始為諛，間所以睽隔耳。惟終莫之勝，則明良道合，夙昔之願得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上九高出人位之外，蓋賢達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也。若无用于世矣，而清節高標，足以薦頑立懦，而表儀一世，猶鴻漸于陸，其

羽可用為儀也。有功名教矣。吉。漸之極人皆趨于事功。故表之以樹氣節。胡氏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群而不失其序。進退可法者也。而獨于上文言之。要其終不可亂也。一說以賓師言不作隱者。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其羽可用為儀者以志意高潔功名富貴不可得而亂也。此其志可儀也。

胡雙湖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于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无用之地。亦足為人之儀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于此當有取焉。

歸妹 震上

歸妹 征凶无攸利

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又其情以悅而動。是女子情勝而不計其匹偶之宜者。故名歸妹。所歸在妹。不正可知矣。但見方歸之始。非禮法之所容。以征則凶。既歸之後。非室家之所宜。更无攸利。

歸妹者。少女自歸于人。不待時。又不待禮。正與漸之女歸相反。故漸則吉。而歸妹則凶。漸則貞而利。歸妹則匪貞而无攸利。程敬承曰。征往也。以悅而動。自往求合。故凶。漸進以正。可以正邦。所歸在妹。且正家之未能。故无攸利。

有主仕進言者士人守道猶女子守身女必六禮行而後歸士必君聘加而後出婦妹是士之枉已求庸者以是進身始則取名喪節終則不能正人矣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卦名歸妹豈細故哉蓋入事之男室女家即天地感應施受之大義也何也天地不交則氣化窒而萬物不興苟男女不交則形化泯而人類滅息故歸妹雖為女道之終而實人之生育于此始也所以為大義也既曰大義无不正矣何以謂之歸妹而征凶无攸利也惟夫以說而動是女子私情相合而非大義

之正所以為歸妹也甚為女子醜也由是而禮教廢矣故紅凶者以其位皆不當是行涉淫僻固非大義宜有也由是而唱隨悖矣故无攸利者以其以柔乘剛是婦制其夫亦非大義宜有也豈人道之終始可若是哉

全彖就歸妹說以大義貫首節歸妹當婚姻字者既曰天地又曰人之字宜玩所謂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也人道相生相息與天地並皆賴此歸妹也非大義而何傳曰女之歸男乃生々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前者有終後者有始終而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不必泥女之終人之始也

二節說以動在女子身上說。三說主而比震初有悅以動之象。蔡子木曰：悅以動為歸妹，止而說為咸。无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公私。烏咸曰：取女吉。在取也。以取屬男。歸妹征凶。在征也。以征罪女。

三節晁氏曰：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為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于婦，制其夫之象。行皆不順，故无攸利。征凶，无攸利，彖詞獨歸妹，無言者，天地之大義重之也。易述曰：說而歸之，未嘗待也。不以漸也。此女歸之不正也。女狃說而忘其順，男率欲而失其剛。始合不正，必救其終。永終知敝，安得

不慎始哉。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則澤隨，猶女之隨男而動。歸妹之象也。歸者終也。夫婦之道當永其終，則必始合以正，可終也。若以情之相悅而動，則一時苟合，後必有乖離之敝。是故君子知之，所以正始。刑家而思永有終也。

重在謹始。項卿曰：天下事但取襲于一時者，即情可合，相依于久遠者，非理莫全。君子知夫婦之間永終之道也。歸妹之初致敝之原也。思其終，不得不虔其始。念其久，不得不慎于今。不然，敝不在後而今已。胚胎之矣。敢不謹歟。

六爻合旨。蘇紫溪曰。男女之交。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德有貴與賤。其所遭有幸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大都若此矣。上世之君。虛已求賢。故卑宮。惡食。建輶。置鼓。而不以為勞也。康功田功。克宅由繹。而不以為屈也。此尚德不尚飾。帝乙歸妹之盛也。後世君之與臣。往々相求而不相值。故有若女无實。士无血者。既有其君。而恨于无其臣。有跛能履。眇能視者。既有其臣。而恨于无其君。是故簿書米鹽之賤。往々困天下之豪傑。而山巖海濱之墟。往々為高士之托迹。而求賢之疏。公車之請。往々為賈名干進之資。而天下嘗患无才矣。雖然。亦顧士之自處何如耳。周之士也。貴自貴也。秦之士也。賤自賤也。然則為君者。固不可无虛中之誠。而為士者。不可无愆期之待哉。

陸庸成曰。歸妹六爻。俱无夫義。獨六五震體之中。為長兄之妹。而有中德。故為衆姊之女。君所謂正室也。初二則皆有賢德。而為之姊者也。三則淫奔者也。四則待年不字。而上則棄婦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无應。位列陪臣。為歸妹。以娣為陽剛之德。不能大展。僅效一職之能而已。猶跛之能履。不能遠到也。以是而往。隨分亦可自盡吉。

六爻宜主仕進言。時說多主歸妹言。今並存之。以後爻象皆然。女歸為正室者。君上也。有應也。初居下。无應。側身奉君。不當正室。歸

為從嫁之媵妾而也。故曰以姊初剛不能行而以姊自居行不敢正。故曰跛能履吉者蓋跛不能專行必有倚傍。姊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吉。

象曰歸妹以姊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妹以姊其位雖卑其德則賢以陽剛有恒久之德也。故謂之跛能履者以此恒德而相承其君則因分自盡可獲吉也。

程敬承曰凡事惟得其恒者吉故長男長女之配合卦名恒歸妹恒之變而曰以姊不居其正以是為可恒也。謂以久于姊為心終其身不敢有他念也。跛能履吉以其相承而不敢專也。

五氏曰姊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无僭上之

禮字

疑而嫡妾之分明妻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目无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象傳于初曰以恒于二曰未變常惟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剛中有賢德也而正應陰柔不正遇非其君豈能大展謀敵乎猶眇者之能視不及遠也當抱道而隱利幽人之貞可矣。九二賢女而為正室矣惜所偶不正不能成內助之功也故為眇能視苟鄙薄良人而改節失助便非婦順又當利幽人之貞蓋幽人无賢君猶女子无賢夫也幽閑貞靜原是女德故以為喻。楊誠齋曰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踰。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平生所守是其常也。利幽人之貞則抱道守正而不變其常矣。幽人以終隱為常。女子以從一為常。守分居正持之終身未變當也。

孫質菴曰以命言則初薄于二以德言則二賢于初。然其不能大有所成一也。初也為姊其孔子之委吏乘田乎。二也非配其孔子之魯哀魯定乎。

二說二亦為姊其不言姊者仍初九之詞也。陽本能行能視而不敢正行不敢正視者安為姊之分也。取象初在下取履象二在初上取視象婦道行不踰域窺不出戶故履不直前視不遠矚也。

六三 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六二陰不中正為悅之主是光德而徇利祿者此明主擯棄之類。蓋稱終身于可賤而已象不正之女人莫之取而反歸為娣也。羞甚矣。

須待也。无適故須。然雖待而犹不得所適。反歸以娣。終于卑賤。非如初之居卑賤也。蓋女之德莫貴于陽剛中正。莫病于陰不中正。莫貴于以正而合。莫賤于以悅而動。三以少女從長男以悅而動。媒妁不通。采吉不納。徒以情不能舍。妄意待之。而匹配有常。可妄待哉。不得。不及而歸。蓋一失其節。歸而已賤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婦妹以須言其居位不當是德不足而行可鄙故人无用之也
九四婦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陽剛居上体而无正應是剛正之士不遇賢君寧過仕進
之期而不仕如婦妹之愆期焉所以然者非懷宝而迷邦也正
欲藏器以待時耳是遲歸自有時也

愆期非入不我娶乃我不輕許而愆期也愆期即是遲歸自有
時遇佳配則時可歸矣非以常期為時也

三四皆无應也三急于從而反歸以姊四不輕從而遲歸有時何
也三陰柔四陽剛也陽剛在女子為賢正故能德不能待也士之
有貴自賤如之

彖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期者志豈不欲行哉蓋有待而行正以待夫時也

志字宜玩貴與賤在人之志耳愆期之志貞志也此動必以正不
以說妄動者正與六三相反 惟怕德為能有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姊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柔中應二是純心任賢以誠不以文也猶帝乙歸妹其君
之袂不如其姊之袂良為盛德茂以加矣猶月幾望為則得人
致治何吉如之

帝乙商之賢王最重婚姻之禮雖帝女至貴不得失柔巽之道
有驕貴之志故聖人特取為言君女君也貴人之歸豈假容飾以

悅人姊媵者以容飾為事者也。良者良在德不在袂也。月者至陰之精而群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象德盛也。仲虎曰：下三陽皆以女德稱。六五陰尊而謙降，女德之盛，无以加此矣。

一說：幾望而光未盈，象柔德居中而謙也。望則盈矣。陸氏曰：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逐日也。婦逐夫之象也。五雖貴高，常不至于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吉，宜家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誠心下賢，如帝乙云云。良也，以其居上体之中，有中德之貴也。以貴而行，下賢之典。誠悃有餘，安事文飾哉。

德以中為貴，說一貴字，則華靡在所輕耳。凡能把外面許多艷

此。侈大的輕看，須是內面有個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肯。


C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士之仕也。猶女嫁而乘筐，士娶而刲羊也。其有德而仕也，猶承筐有實以成嫁。刲羊有血以成娶也。上六陰柔无德，居中无應，欲用于明時而德不足以見知，婚娶不成之象也。女乘筐无實，士刲羊无血，烏何有匡濟之利哉。

上與三陰不相應，故不曰夫婦，而各以士女稱之。承筐，刲牲所以承祭祀也。乘筐无實，刲羊无血，宗廟不享，未成為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因其无終，不以歸妹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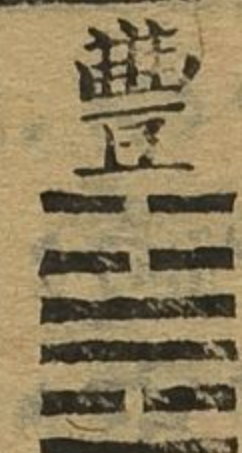
蘇子瞻曰。婦妹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剛。此豈无終敝者哉。上六則
敝之所終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必有
好。存實亡之象。无實无血。皆實亡之禍也。彖曰婦妹征凶。无攸利。
上六處其終。故論其凶之全也。君子知其敝。可不思永其終哉。
象曰上六无實。豫虛筐也。

上六无實。言其无德而空懷欲進之心。何異于乘虛筐乎。

豐  離下 震上

陸庸成曰。上篇為噬嗑。賁下篇為豐旅。四卦俱得之離明。故大
俱有用刑之義。克明克斷。王者德也。雷厲電照。王者勢也。知晉為
善。明夷為夜。則豐之為日中可知矣。山上火舉。旅人征也。守雌為

旅人情也。知家人為內。睽為外。則旅之為客可知矣。

豐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以明而動。智識精明。才猷振起。以此而治。何功不大。故名豐。
則天下一統。亨孰如之。王者至此。固可喜也。而盛極當衰。亦可
憂也。然勿徒用憂恤。宜持盈守成。明動不過其則。如日之中而
不昃焉。則豐可常保矣。

此戒于方盛也。王假之。照註王者至此。或曰惟王者能至之。蓋盛
大之業。非小康之世。圖伯之君所能及也。此何等世界。似无可憂
而曰有憂。道焉。憂其極盛而難保耳。宜日中。正保其盛也。日无常

中之理。聖人特借以言治道耳。豐而宜。日不可過。動之意。日而宜。中又不可過。明之意。蓋天道日中則昃。世道盛極則衰。不以盛大自侈。宜守常。不至于過盛也。

全彖合旨。全彖重明字。照天下即是明。以明而動。則非妄動。尚大則妄動矣。此過用其明也。宜日中者。明不可過用也。蓋日惟其中。方能過照天下。若過盛則昃。而天下之物有遺于所照矣。明惟其中。斯能普照天下。而照天下者。自然不敢尚大。若過用。則必尚大。而天下幽隱。必不能坐照矣。試觀日有昃。月有食。天地有虛者。以過中而盈。故不能保其常盛耳。况人主處豐。可自有其盈成乎。用其明以照天下。則可用其明以尚大。而騷動天下。則不可。

蘇軾曰。君子不能使造化无日。昃月盈之時。而能存其日中常照之心。則盈虛消息之權。不為造化用。而為吾用矣。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卦名豐者。車書一統。治功盛大時也。何以致之。君德莫先于明。不明而動。其動也妄。卦德明以動。是聖智運為神武。動罔不臧。治功所以盛大也。故豐。但王者至此。每過用其明。而有尚大之心。所以曰王假之者。言王者至此。志驕氣滿。而尚大也。是則可憂也。是必此心常在天下。而明用以燭民隱。不用以侈廣大。

則豐庶可保也。此詞所云宜日中也。何也。盛極有必衰之理也。日過中則昃。月過盈則食。雖以天地之盈虛亦與時而消息。不能常盈也。况人固天地之中。鬼神乘天地之變化者。能常盛而不衰乎。此所以大不可尚而明不可妄用。宜日中也。乃保豐之道也。

首節明動不可對。湏玩以字。

二節尚大大字與前大也。大字相應。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志意高遠。不期大而自尚大也。照猶照管之照。敬承曰。人主一心尚照管天下。自有許多兢業之意。上云宜日中。下便云日中則昃。危之也。若曰日中正恰好。日中便當昃。此處切湏仔細。何如大。

可憂。

未節不重盛極必衰。正見豐不可恃。而貴先時之防。以保其盛也。如聽命于時則非矣。盈虛二字不平。正天地之盛衰也。時氣机。人以人事治。亂言鬼神即天地之運用。風雨露雷之類。

蘇氏曰。豐者極盛之時也。天下至于極盛而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者。不憂其不至而憂其已至也。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既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豐者至足之詞也。足則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元豐。豐非聖人之事也。毛氏曰。豐大也。亦盈也。惟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中。故不昃。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為大。反是則為盈。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威照並行盛大之勢豐之象也君子以保豐在治其
豐華法電之明以折獄是非曲直惟明克允也法雷之威以致
刑輕重大小惟斷乃成也則天下无遁情无遺姦保豐之道也
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的人
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敕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
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于上必有過錯故云折獄致刑
蘇紫溪曰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情偽微曖難以盡
知法之輕重出入難以曲當必折衷于情法之間使是非曲直纖
悉畢照然後致之于刑則天下无冤民矣 獄者刑之未定刑者

獄之已成 姚承菴曰過惡揚善以防彙孽之萌所以保有折獄

致刑以消奸宄之氣所以持豐摠為世道慮也

六爻合旨 賈卿曰豐以五爻為豐主二之發若發乎五也四遇

夷主欲得初以輔五也九三不知從五而遠應上六故有折肱之

患五得中豐暗而有可發之明六則豐暗之極而不可輔者也初

九去五上最遠不受其暗故不言豐節 彖言日中宜照天下而

二三四爻皆不免日中見斗見沫之異明之過反為不明也君子

不憂蠱而憂豐者以此五中正與離日相對故不言其蔽上則過

中日昃時矣 紀聞曰爻惟以剛遇剛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以无疑以剛遇

柔則剛者明而柔者暗終不能相信初與四皆剛故有配主之无咎夷主之吉然四位居柔又不免豐蔀見斗之象二與五皆柔故有孚來章之喜然二位居柔又未免有往得疑疾之事惟三與上以剛遇柔故三折右肱上至三歲不覲有孚發若遇其夷主皆吉此人臣事暗君之訓也來章此暗主用臣之訓也六五以謙接物故雖六三非應而必來上六以亢自居雖九三正應而不為用此吉凶之斷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豐之時非明无照非動无行本相資也初為明之始明有餘而動不足必得動若配之而後往可成功也何幸于四而遇之也

其動可資是遇其配主矣夫才力相敵若有相嫌之咎而許為吾配雖旬何咎哉往而相從能成其豐而有尚蓋明動相資則能和衷而致豐矣

以初九為主配者合而有助之意初之明得四之動以為助故初謂四為配主也妙在遇字遇則配則无咎而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初與四雖旬亦何咎哉但不可過耳降已以相從則可苟憑陵其上而求勝之則兩賢相厄豈獨一身之災其如社稷之慮何程敬承曰初與四均敵而以為配主是自處四下也處下則不與句矣句則配而與之均過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上人之

心可乎。蔡晉江曰。雖旬无咎者。一德咸有而成治也。過旬災者。兩賢相厄而成黨也。彼以蓋天下之公。此則營一己之私也。或曰。明不可過。則有曷食之災。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為離之主。明臣也。日中之象。應五暗主。震動于上。精忠无以自見。是正當日中。乃為雷震所障蔽。昏而无覩。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往而諫之。彼方自是其暗。而吾為發其明。彼方有好大喜功之見。而吾為惕滿戒盈之言。得无疑乎。得无疾乎。惟積誠以感發之。而後救可開也。吉。

豐蔀由君心尚大來。尚大則明不足照天下矣。故緊接日中句。往

得以下。示以格心之善。

了凡曰。疑者明之反也。二五皆中虛。故

有互發。而曰其蔀以非發。之也。正與豐其蔀相反。反疑為孚。反

蔀為發。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有孚發若者。五之暗。于志耳。此志惟積誠可動。非可口舌爭

也。

程敬承曰。信者疑之對也。君以疑。吾以信。則志可發矣。發如樞机

之發。雖極其耳。發。其明也。君雖暗而此心自有真明也。志發

則疑。疾大抵事暗主。德可暗裏發明。事明主。最忙明終

暗。五之來。章猶賢于上。自也。

換為內
新為外
內發則
而發則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三以至明應上之暗君受蔽甚矣為豐沛見沫之象雖有剛明

將安用之不猶折其右肱乎此固君之暗也于三何无

沛之蔽甚于節故沫之見甚于斗蓋救愈大則見愈小也右肱入

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了天

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肱臣象也

○一說鄭狹如曰日中見斗見沫者言不見日惟見斗與沫耳日

君象斗大臣之象沫即斗槩斗之輔星太陽無光斗沫獨明群物

皆不蒙照大臣近君塵蔽其主之象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其主豐
居際何
以致豐
以即說
四為
主作
八臣蔽
說也
卦吉

保豐大事也豐其沛則主德既昏大事去矣夫大事既去則雖

才是朕肱王室然折其右肱豈終可用乎

潘氏曰六二雖當豐節之時然五得位得中猶可大事故發若之

孚可施也九三所應上六无可發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

替也

子瞻曰節覆也蔽之全者也見斗暗之甚也沛沛也蔽之不全者

也沫小明也明闇雜者也六五之謂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

陰也而六五處中居暗以求明上六處高強明以自用六二之適

五也適于全蔽而其甚暗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甚則求蔽也

切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于

明暗雜者也。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大事也。君子不畏其蔽而畏其雜，以為無時而可發也。為之用乎，則不可不為用乎，則不敢。故折其右肱以示不可用而後免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以大臣近暗君明而受蔽為豐蔀，見斗之象。此時發主之蔽，保時之豐，非得同德者助之不能也。辛初九在下，其明可資，乃夷主也。宜下遇之，與之同心共佐，則吉矣。

此大臣求賢共濟者。夷主之明可以開君心之暗，全在遇之始吉。胡雙湖曰：配者彼來為我配也。夷者與我為等夷也。皆陽故皆曰主。鄭東谷曰：初視四為配，以下而上也。四視初為夷，降上就

下也。

一說鄭荻如曰：惟四豐蔀，故二豐蔀，惟上豐屋，故三豐沛。大臣好動喜事而君信之，則君明障而群臣之明亦無以自達矣。四陽剛非小人，只好動喜功而暗於事。五與同體為其所惑，俱入於昏，故有豐蔀見斗之象。四惟有剛，故求夷主之明以自助，故吉。吉者四之蔀撤而五之蔀亦撤也。位不當也。居動體而為動主，故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豐其蔀者，以近暗主處，非其位也。日中見斗者，明為暗主所蔽，幽暗不明也。此雖君之過，而臣亦與有責。惟求同德共贊，則明

動相資君志可發豐治可保乃以吉行也

一說豐部與二同獨九四釋之詳者四之豐部與二異也二之部在五二明而五暗四之部在巳以陽居陰故曰位不當曰幽不明能遇初而資其明則吉矣吉者震動則行所以吉也猶行于幽暗之中得明者以引而行可免于昏迷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暗君也然天下章明之士如配主夷主有孚者皆可匡扶盛治為五計者毋曰豐其部也來而致之巳雖不明而能用天下之明則豐亨豫大之慶主聖臣賢之譽悉有矣何吉如之

在二曰往以君則暗也往得疑疾在五曰來以臣皆明也來則有

慶吝柔暗之主未必能如此聖人設此以開之耳不徒曰吉

慶吝歎動之以破其自用耳 貞卿曰以豐致暗之主豈是尋常

但氣馘然大志願太廣遂受其陰暗而不覺耳然得位得中而離

明之賢往適于五能虛已來之蓋離震合体終能大有為者豐

時許大氣馘許大障蔽許大隱憂一來章遂有慶吝為保大定功

之至信乎用賢之效也

一說以章指二日中之時五日中之位正相對二極文明中正

之德章明之賢也初三四皆陽剛五能用二則彙征矣

程獻可曰二自往五則得疑疾五能來二則有慶吝二之積誠見矣

曰積誠以感分明待其來也至于五能來章則二之積誠見矣

玩五二往
字則五米
字則五米
是皆二以

泰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來章之吉則能保世滋大矣天下不有慶乎

爻以有慶譽為人君之吉象復以六五之吉為天下之福慶蓋兼

天下之明為明摠天下之動為動慶莫大于此者經緯曰大君子

以庶明勵翼為其明也必明自己出暗已上是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闢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上六陰處豐極震動而此離遠是好大喜功旁奢極欲自恃其

高大而聰明志慮反以自恃失之猶豐其屋者適以蔀其家也

自蔽矣其究障蔽之深一物无所見終身不可反也猶闢其戶

闢其無人三歲不覿也喪亡必矣凶

此處究尚大之害豐屋五句一連意總是自蔽而暗之甚也豐屋

自處于高大也蔀家陰暗也豐屋者非以蔀天下是自蔀其家也

窺戶無人其心自以為照天下不知反窺戶無人三歲亦莫見也

一說窺戶二句承豐屋三歲承蔀家謂外大足以拒人內暗无以

自通豈不有九三為之應而折其右肱與無人同自恃而不能用

人終无發其明者矣 潘氏曰自蔽如此人誰親之故內暗終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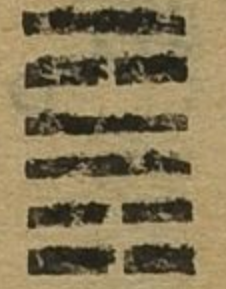
以自通也 一說蔀家內不顧夫身之危窺戶二句外不恤乎人

之叛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闢其戶闢其無人自蔽也

豐其屋者言其矜高自恣如屋之高而翔于天際也闢其戶闢

言人皆三

其無人豈其无照心哉自有而自蔽之也
所謂大智者乃大愚也秦始皇燬是已

旅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山上有火去而不留猶旅无定居也故為旅夫入一至于旅勢
孤親寡從善處者不能大通僅小亨而已然是小亨也豈為俯
仰翼人之哀其窮而資之哉自有處旅之正道惟守是貞則可
以小亨而吉也

旅是寄寓于外凡客處皆是在旅而亨故亨小亨如即次安懷
資裕也道原无大小也忘信篤敬蠻貊可行處旅離貞失所安矣

曰旅貞吉者言旅自有貞不可須臾離也

吳應回曰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
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
賢之旅孔之轍環孟之歷聘是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塵
全彖合旨 程敬承曰諸說謂柔順止明四字並重非也六五一
柔在外承乘皆剛旅而遇剛最難相與非柔而得中何以能順而
處之用柔之道以止為本外順乎剛而主在人而內得其止所主
在我有主而麗明以動非妄動者羈孤窮困不足以為累矣此
皆旅之貞也旅之時義也故贊其大有重柔中者惟柔中故自
順剛止而麗明皆柔中妙用也亦佳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何以小亨也蓋旅之時所居非便安所遇非故舊外之處人內之處已皆出于正而後可卦體柔中順剛是處人不屈不亢足以馴強梁之悍卦德艮止麗明是處已隨寓安靜有以達權變之宜此旅之貞也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旅之時固有旅之

義矣非柔中順剛艮止麗明不能處也其時義大矣哉

剛明時說俱以人言柔止俱作處人言細玩不盡處旅之道還當以柔中作外不失人艮止作內不失已旅主外故加一外字處旅貴柔而過柔則屈得中者恭而有禮也孔疏柔處于外弱而為容

之象若所托不得其主得主而不能順從則乖逆而離散何由自通而貞吉乎今柔雖處外而得中順陽則是得其所托而順從于主又止而麗明動不履妄故能于寄旅之時得通而正不失所安也

末節贊其大以見處旅之難非貞不可也貞正也得中順剛止而麗明皆正之義也小亨非大而貞則大 游讓溪曰諸卦離在上

皆曰柔進上行今曰得中乎外就旅取義也外謂外卦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過而不留旅之象也君子以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燎獄者罪之所旅留則淹滯故法火之照山之靜而明慎用刑

此重明
慎而明
字更重
慎正善
用其明
也。不雷
也。止是
州慎

輕重出入。既无慢易。于是又法山不雷火而不雷獄。或罰或宥。无淹滯焉。此得用刑之道也。

明慎所以用刑也。用則不雷。大抵獄之遲疑。皆因未嘗明慎以定其罪耳。傳曰。明不可恃。故戒于慎。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象義曰。易言刑獄。未有不取諸離者。動而明。罰敕法之象也。明以動折。欲致刑之象也。明以止。无敢折獄之象也。止而明。慎用刑之象也。洹詞曰。觀六十四卦象。獄起于訟。終于中孚。賁當聽訟之初。雖守噬嗑之法。猶无敢折獄。慎乘快之濫也。旅在中孚。緩獄之前。雖得豐之情。猶用明慎。潦禁之瘦也。銑謂自旅以前。聽

訟也。中孚死中求生。必非怙終之賊。仁心如。是民將无訟矣。

六爻含直。蘇軾溪曰。古者丈夫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童觀

闕觀。且以小人女貞視之。故在鄉井之日常少。而在逆旅之日常

多。極而言之。百年須臾。吾生亦旅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亦

旅也。然處旅自有道矣。孔子言恭敬忠而推之。夷狄不可棄。中庸

言素位而行。乎患難夷狄。茲其為處旅之善道哉。自素位之學。或

闕而剛柔之稟各殊。一于柔者。以旦夕之寓為百年。不逝之光景

而徘徊瞻戀。不休。一于剛者。以英氣加人。以獨斷任事。至焚

次而不安。得資芥而不快。焚巢而終于號咷也。非善處旅也。傳曰。

柔中順剛。止而麗明。豈直行旅而已哉。即終身可矣。

下經會通 卷七 七十三

仲虎曰。處旅之道得中而已。卑則取辱。高則取禍。皆非中也。六爻以內言之。初不及乎中。故瑣。三過乎中。故焚。次以外言之。四不及乎中。故不快。六過乎中。故焚。巢二五得旅之中。故內則无尤。外則得吝。

初六旅瑣。斯其所取災。

初六陰柔。則志淺。居下則行污。鄙猥細瑣。无所不至。旅瑣。若也。招釁納侮。皆由于此。故曰斯其所取災。

瑣。猥細之狀。非與人較利也。不徒曰災。而曰取災。不徒曰取災。而曰斯其所取災。明瑣。所致非外來也。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取象艮為小石。故瑣。

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而瑣。由其志无遠大。猥陋已甚。所以災也。

爻賤其行。象鄙其志。字妙。君子之旅。志在行道。商賈之旅。志在貨遷。凡旅各有志也。洪氏曰。旅以謙順為用。以正志為主。位卑而志存焉。可尚也。鄙瑣不立。則災自取之耳。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旅以次為居。以資為用。以童僕為賴。即次而居安。懷資而用裕。得童僕貞。而无欺有賴。惟六三柔順。而與物无忤。中正而處置得宜。故備旅之善如此。

取象以陰居二。即就其舍。承陽有實。故懷資。童謂初艮為小子。故

僕稱童一說柔弱在下者童也由初六取強壯處外者僕也由九三取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貴得人得童僕貞則即次益安懷資益裕旅雖親寡終无尤也

諸理齋曰旅不合于人者也不信童僕則愈孤矣童僕且不信也則不合于人豈人之罪哉罪在我矣故得童僕貞曰終无尤也由有處旅之德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道尚柔而三行之過剛旅道用下而三肆于人上以之待人

則不遜以之御下則寡恩也故焚其次失所安也喪其童僕失所賴也危道也雖心无邪私而貞亦不免此危厲矣况未必貞乎

傳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謹下為先。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如此則危厲。一說厲謂以嚴厲失之也。取象潘雪松曰。二即而三。焚二去離火稍遠而三近也。二得而三喪。二去初稍近而三則遠矣。其相反者。二柔得中。三剛不中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不二以
則貞五
則童僕

人不得安于家而安于次非不得已也今又焚之亦已傷矣此時
正宜撫其童僕緩急依賴可也乃當旅時而過剛與下刻薄寡
恩義當喪也何足惜哉

已傷胡氏謂見傷于上而復不改以待下也

彖陵氏曰喪其童僕孰不曰人之无良而聖人曰義喪不尤人也
焚其巢孰不曰數之適然而聖人曰義焚不怨天也故曰正已而
不求于人則无怨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用柔則不過剛能下則不忤物雖不能如二之即次懷資
而隨寓皆安不至托身无所也隨事有備不至受人侵侮也此

旅之少安者也但所處非即次之地所與非倚仗之人安能快
于心乎蓋其志不在于處資斧也

看来于處二句不對更佳不快承于處來現象可見趙汝楨曰處
對行而言旅而言處旅于此因處于此也資斧無得若安矣然旅
貴于行則進可以達退可以歸今僑寄于此雖得資斧終不免
為旅人故我心不快

一說鄭狹如曰下体庶人之旅求貨利者上体君子之旅求功名
者以九四比五而用柔能下道塗旅處之間得有所依可无不虞
之患然不能賴其薦揚未得其位而行其志故未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之志在得位以有行耳。四旅于處而位未得，則其處也終非
久安之所。其志不能自伸，所以雖得資斧而心猶未快也。
未得位是原下文未快之故。未快是以未得位為未快，非以資斧
也。洪亮山曰：得其資斧則得其重僕可知，而曰未快何也？承不
得位言也。夫以二而安于旅可也，以四之才九之陽而猶未離乎
旅，不得有為于時，非其志也。故曰我心不快，必若五之陽剛中正
而已。以應援輔佐于其間，以永終譽命，則庶乎其快之矣。姚舜
牧曰：季孟之待孔子之所以行也，國中之授室，孟子之所以去也，
心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喜命

五為文明之王，雉之象也。在羈旅之臣，觀光我國，思應運以行
其志。若射雉然，夫遠臣入國，素不相孚，豈能明良遽合？故一時
不无屈抑，如一矢之亡，終將輿論傳播，朝端物色，以此而致譽
命。一矢之亡，何足惜哉。

人若无旅，故以五為君，以射雉為旅臣。喜命，聞也。命受命也。或
以六五離明之君，失位在外，必求文明之賢以為助，故有射雉之
象。即古者弓旌招賢之謂。在旅之時，君臣皆失其所，不惟君擇臣，
臣亦擇君，故一矢亡而終以光顯，令德復安正位，則所獲多矣。
唐氏曰：二終无尤，五終以喜命，兩終字相應，蓋言旅人與旅于人
者，到底獲享獲吉矣。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終以譽命言其聲譽著聞上逮于天子也

程敬承曰始亡矢而終譽命柔中之德能上達也此益見旅道之貴柔也不然何六五上逮而上九上焚也或曰以入君之旅言則上逮為天命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旅之于次猶鳥之于巢上當旅焚其次猶鳥焚其巢失所安矣故在旅人始而驕樂既而悲傷為先笑後號咷也所以然者驕亢自高喪其順德而不知如喪牛于易耳故焚巢而號咷也凶何如哉

蘇氏曰三與上相應而体皆剛三焚次上焚巢皆剛心烈氣不能消磨先笑者意氣之飄揚也後號咷者失安身之地也鳥以巢為安身人以知止為安身不能止以麗明何怪其焚巢而號咷哉喪牛于易所以號咷之故也人生惟客氣最害事知柔順之易喪而剛猛之難磨則知涉世之道矣取象鳥者離象巢者附麗至高離之上象焚與笑與號咷皆離火象三以剛居下体之上則焚次上以剛居上体之上則焚巢
胡氏曰為旅者不免計得喪故下卦曰得曰喪上卦曰得曰亡周用齋曰旅最下則以瑣取災最上則以焚巢致凶蓋高亢卑鄙皆非處世之道也况處旅乎

